

志卷之三

序

曰城中之大王與天地並焉是故莫大於王亦
大於王言易網漁汗大號書贊大哉王言隻字

華衣炳炳乎如日星已

國家於敬事之臣錫以褒崇

齊漆錦軸縹囊焜煌十葉所以勸忠勤廣孝思者洵

俊

當此宜何如報稱受命歎冰益厚王

無弭之義為無媿乎邑之牽絲類弁者代

不

之人

綸綽所錫班班可攷至生榮死哀始終荷

聖眷者王許二公實首倡焉感而思奮當必有起而

繼之者

許彬父母并妻

勅命

勅曰為臣能勤於職務國家既有以褒榮之而復推
恩及其親者所以悖本始而為天下之為父母者
勸也爾許仲德乃翰林院檢討許彬之父積德毓
慶致有子為國之用茲特封爾為翰林院檢討徵
事即服此隆恩永綏祿養益勤恆慎光我命詞欽

批

勅曰國家制推恩之典以寵任事之臣其能盡心於
職務者則必榮及其親所以示褒嘉而勵忠孝也
爾翰林院檢討許彬之母張氏慈惠善柔著於閨
闈是生令子克舉其官今特封爾為孺人祇服榮
恩益隆壽祿

初曰國家簡文學之臣列職於翰林而脩撰編脩檢
討則謂之史官所以備紀載之公而傳信於天下
後世也茲惟遴選不輕畀人爾翰林院檢討許彬
發身賢科擢居是任勤勞不懈亦既有年茲特貴

以寵章錫之勅命古之論良史者蓋曰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
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非徒
優游以養榮名而已尚益勳懋光我訓詞欽哉
勅曰朕惟人臣克效勞於國者雖本於父母亦有伉
儷內助之力也故推恩之典必及之爾翰林院檢
討許彬妻張氏克盡婦道以相其夫致能盡心於
所職茲特封爾為孺人服此隆恩永光閨閫欽哉
洪熙元年四月初六日

許彬祖父母父母并妻 誥命

制曰國家令典群臣勤勞於國事者咸得推恩榮其
祖考矧茲才賢譽望之臣而方屬之重任者哉爾
許成乃太常寺卿彬之祖悖德飭行表勵鄉邦肆
善積於迺躬致慶於厥後爰有賢孫顯榮久矣
推原所自宜欽褒榮特贈爾為通議大夫太常寺
卿冥漠有知服斯寵命

制曰為君欲其臣盡忠於國則必體其心而從其志
肆古聖王知人情之莫不欲顯於先也故制追榮
之典以伸獎勵之意朕方任賢德以圖治可不厚
嘉答於推恩爾張氏乃太常寺卿許彬之祖母積

善既深流慶亦速致國顯用為爾全孫宜有榮恩
以旌所自今特贈爾為淑人賁命之榮永慰冥漠
制曰人臣之親不逮祿養之榮歿必有追崇之典者
所以遂孝子愛親之心而勸天下之為人父者也
爾徵事即翰林院檢討許仲德乃太常寺卿彬之
父力行孝悌稱於州閭躬履安恬不愉操守致有
賢子薦躋顯榮既屢陟於崇班宜益隆於恩典茲
特加贈爾為通議大夫太常寺卿服茲寵命用庇
後人

制曰人子之賢固本於父之教而亦必有賢母以相
佐之而後克有成焉故國家之推恩無間於其父
母亦無間於存歿此仁之至義之盡也爾封太淑
人張氏乃太常寺卿許彬之母溫柔惠和作配君
子篤生賢嗣為國重臣今子既一於顯榮爾亦當
加於褒吝加贈太淑人享此光 于用昭永世

制曰太常卿典國家三禮以協相

天地

宗廟百神之祀蓋亦古秩宗之職也非得直清寅慎
之士任之何以達誠敬於上下哉爾太常寺卿許
彬發迹賢科歷官翰苑兩兼史事一典文衡比朕

嗣統之初擢居廷尉暨轉容臺之貳咸著能聲當
虜使之求和推誠心與決議折其強梗得乃實情
致迎復於

鑿典用超遷於卿長眷茲善宥宜有褒嘉茲特進爾
階為通議大夫錫之誥命以為爾榮夫祀國之大
事而必以誠敬為本爾尚益盡乃心務使禮備樂
和神祇顧歆則予汝嘉爾惟欽哉

制曰朕於任事之臣既推恩於其親而又榮及於其
配者所以申恩典而厚人倫也太常寺卿許彬之
妻孺人張氏出自名宗歸于賢士既克勤於相助
可無進於顯榮誥命之頒宜從夫貴特加封為淑
人命服之華賁於姻族

景泰四年十一月初三日

王賢父母并妻 誥命

制曰朕視群臣之任職者必推恩於所生所以嘉勞
而勸孝也行在戶科給事中王賢故父友直克成
其子効用于朝今贈爾為徵仕即行在戶科給事
中靈其不昧尚其歆承

制曰朝廷令典群臣能任國事者必推恩以及其親
國以旌勞亦褒嘉其所生也行在戶科給事中王

賢故母郭氏有子登用宜錫茂恩茲贈爾為孺人
尚克欽承永光泉壤

制曰國家設六科給事中所以平奏述詳命令審復
是非駁正違失其任重且要矣必得其人乃稱茲
選爾徵仕即行在戶科給事中王賢發身儒科職
教庠序迨遷茲秩式克慎勤是用錫之勅命以為
爾榮夫居侍近而以言為職貴達大體而略細故
爾益端乃心篤乃行毋徇毋激懋于厥事尚有榮
名需爾後效欽哉

制曰夫任職之臣能盡心國事亦必其內助有人褒
榮之典所宜及之行在戶科給事中王賢妻施氏
克相其夫今封爾為孺人欽承恩命庶克有終

宣德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王賢祖父母父母并妻 誥命

制曰國家推恩任事之臣而必以其官秩寵命其所
自者所以勸忠於孝也順天府府尹王賢故祖虞
成縣尹成惠及於民慶延乃後致有孫子服勞於
國揆厥本源宜錫恩命今贈爾為通議大夫順天
府府尹幽靈不昧尚克承之

制曰國家任用賢能不獨榮及乃身尤必推恩於其

祖考蓋厚本之道也爾順天府府尹王賢故祖母唐氏積善既深流慶亦遠致有孫子顯用於朝推厥本源宜隆褒典今特贈為淑人爾尚克承永貴幽壤

制曰君之於臣褒榮之命必及先世所以溥仁恩而隆敦本之義也順天府府尹王賢繼祖母李氏善訓所諮及於孫子既膺顯用宜有褒嘉今特贈為淑人責命之榮永光冥漠

制曰一皆有所本肆臣之能效用于國必褒顯其父母贈行在戶科給事中王友直乃順天府府尹王賢之父秉德履素蓄而未施致有賢子為國之用今子既進秩爾亦遷厥官特加贈爾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咨爾冥靈尚知欽服

制曰夫子之愛其親者莫不欲貴之是以君體其臣必因所欲而推恩焉爾贈孺人郭氏乃順天府府尹王賢之母克成厥子顯用於朝爰推所從宜加恩命今特進贈爾為淑人服此隆恩永責冥漠

制曰繼母之重豈徒齊體於其父蓋於子有訓育之德為肆國家推恩之典必及之所以重大倫而勸孝也爾封孺人孟氏乃順天府府尹王賢之繼母

克敦母道有子顯庸宜有叙陞以彰恩典茲特加
贈爾為淑人服此光華永輝幽壤

制曰京府首善之地四方民庶之所觀法然輦轂之
下民物之衆政務之煩為之尹者非有清慎勤敏
䟽達之才曷克稱茲爾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王
賢起自校官給事廷僚爰遷光祿進秩於斯乃能
勤以奉國惠以恤民朕甚嘉之是用錫之誥命以
示寵褒爾尚益體朕愛民之心勿撓于勢弗私于
政務敦安輯庶稱朕委任之意欽哉

制曰夫婦人之大倫故朝廷推恩臣下命必及之而
存歿無間也順天府府尹王賢妻孺人施氏克勤
內助以相其夫夫既進官宜申寵命今特加贈爾
為淑人幽壤不昧光賁無窮

制曰朕惟人臣能盡心國事者褒崇之典必及其配
所以重人倫也順天府府尹王賢繼室孔氏克勤
婦道以相其夫茲特封為淑人服此榮恩益勤祇
慎

景泰元年正月十一日

王大經并妻誥命

制曰禮部之設司務於一部之務皆所當問也吏之

懈惰案牘之淹滯悉得治之秩雖卑而任則劇矣
爾禮部司務王大經發身胄監擢任斯職歷年茲
久懋著勞動是用進爾階登仕佐郎錫之勅命以
示褒榮嗚呼士之仕也不必計崇卑惟其稱而已
能稱其職斯可進於顯用往益懋懋母或不祇

制曰工部掌天下百工山澤之政令其屬有四皆置
郎佐以理其事必得明敏勤慎之士乃克稱焉爾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王大經早承庭訓發跡鄉
科累進今官操履端慎歷年茲久益著勤能宜錫
寵恩以旌勞動是用進爾階登仕佐郎錫之勅命
以示褒嘉爾益思奮勵益效勤勞期無替於前脩
疾克臻於顯用爾惟欽哉

制曰婦從夫貴不以存歿而異恩蓋重人倫之始敦
風化之本也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王大經妻李
氏夙敦婦道善相其夫命之不齊曾勿諾老茲特
贈為宜人九泉有知服茲寵命

制曰國家錫群臣而必及室家者所以嘉內助之賢
重人倫之始也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王大經繼
室孔氏恪修婦道允宜厥家夫既顯榮宜申郵典
茲特贈為宜人尚能承之光賁無窮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許赴并妻勅命

勅曰親民之政非按部者莫能詳錫命之榮或考績者所不與故法有定制而恩有特施凡沾旌異之名必在褒嘉之列爾直隸真定府冀州判官許赴乃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許彬之子阜承家學遂入賢闕擢倅畿邦分理民物官雖由於寵廕志充篤于慎勤薦剡既騰渥恩宜布茲特進爾階徵仕即錫之勅命於戲治民者先於獲上已徵名績之良善始者貴乎保終庶竭猷為之益訓辭俱在尚克祇承欽哉

勅曰臣有事君之功妻有從夫之義故錄賢勞于國必推寵命于家存歿雖殊恩典則一直隸真定府冀州判官許赴妻王氏令族揚芬儒門儷美克勤內助顧弗求牟宜加錫命之榮以著宜家之善茲特贈為孺人服此明恩永昭冥漠

勅曰婦職專於饋祀名不可虛君寵重於褒封禮無容廢典章俱在風化所關直隸真定府冀州判官許赴繼室孔氏名門淑質良士好述雖未供井臼之勞亦克效蘋蘩之職爰因夫貴用示國恩茲特

封為儒人尚敦祇慎之風益迓嘉祥之至

弘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許釗父母并妻 勅命

勅曰朕於群臣之盡職者必覃恩於其親所以敦本而勸孝也爾許琰乃北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釗之父宅心仁厚供職勤能訓子有成光增世闕爰頒渥命用勵顯揚茲特贈為文林郎北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爾靈不昧尚克承之

勅曰人之賢雖有父訓而資於母德亦多矣故褒榮之命父母均焉爾曹氏乃北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許釗之母躬著母儀訓成賢嗣宜嘉褒典用旌爾勞茲特封為太孺人既壽而康益臻遐祉

勅曰朕惟京師天下之都會故設官五城以分理厥務必得其人乃克稱焉爾北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許釗發身胄監授任今官克慎克勤賢勞允懋既書最考宜錫褒恩茲特進爾階文林郎爾其益盡乃心勵乃行以需顯擢欽哉

勅曰夫婦人之大倫故朝廷推恩群臣爰及其室而於存歿一也爾北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許釗妻馬氏克相其夫而不偕老可無卹典以嘉徃勞茲

特贈為孺人九泉有知享茲殊渥

勅曰古者禮重宗婦室必有繼故國家推封之典先後均焉爾北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許釗繼室王氏篤修婦道允著閭儀夫既顯榮爾宜並貴茲特封為孺人茂迓寵恩益敦儀戒

嘉靖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張彛訓父母并妻 勅命

勅曰稱人之賢必本其父母之善矧國家崇獎循良推原義訓寧不有歸耶爾生員張滋乃直隸永平府撫寧縣知縣彛訓之父攻書弗售篤行有聞哲嗣承休竟能成立施于治邑蓋自過庭茲贈爾為文林郎直隸永平府撫寧縣知縣尚歆身後之榮用作重泉之貴

勅曰訓育之恩慈闈兼備顯揚之道榮名為先朕以此錫類臣工子之命章豈容或靳爾宋氏乃直隸永平府撫寧縣知縣張彛訓之母幽閑繕性嚴正宜家勗子成名牧民底績夷愉祿養行且未涯茲封爾為太孺人祇服明綸永綏遐祉

勅曰昔卓茂為令有聲漢家優辭重禮寵豔一時此君人者激勸之微權而時所以多循吏也朕方加

意民牧敢忘斯道爾直隸永平府撫寧縣知縣張
彛訓名登金榜拜命銅章蒞畿輔之邦勤撫字之
政賦平訟理吏畏民懷三年之中持守如一茲所
司以爾歲績乘上課之中率宜有褒旌特授爾階
文林郎錫之勅命夫百里之寄既稱共理驥足之
展寧有量式勉效馳驅以起功譽

勅曰朝廷敷錫群臣及其伉儷明齊體之義也爾直
隸永平府撫寧縣知縣張彛訓妻萬氏夙稟女貞
于歸士彥閨彛懋踐婦道允脩相夫牧民丕著清
譽賢疋占已茲封爾為孺人祇承象服之華益勵

鸞鳴之傲

萬曆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張彛訓父母並妻 誥命

制曰委質之忠顯親之孝皆臣子所自效也朝廷敷
榮庶家上逮其親牀所以廣孝而勸忠耶爾贈文
林郎直隸永平府撫寧縣知縣張滋乃戶部山西
清吏司郎中彛訓之父性敦孝友胸富典墳類水
飛聲人皆慕善煙雲怡性才未擢時瞻茲望即徵
爾詔毅茲加贈爾為奉平太夫人戶部山西清吏司
郎中鴻麻貞于廷綸燕翼堯年家乘

制曰女德幽貞無所表見惟有立身揚名之子則母德託以彰焉爾封孺人宋氏乃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張彞訓之母温惠秉心肅雍成性厚培慶澤協贊義方故爾嗣賢宣勞即署茲封爾為宜人誣敷綸綍之華庶慰一栢棗之感

制曰朕念匈奴款塞久唯是兵食之備弗敢忘爰簡計郎坐給邊餉恩賚所宜先爾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張彞訓賢科脫穎鉅邑蜚聲晉長即闡綸綍遡署乃能出納明允會計精詳國計軍實多倚賴焉茲以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朕歲給帑藏不敢後時凡以作敢戰之氣乃調停均節使士有餘飽以賈餘勇爾之責也尚懋初忱益擴遠略欽哉

制曰女德之茂非獨宜其家室于士行亦有裨焉故疏榮之典必視夫階而並及之爾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張彞訓妻封孺人萬氏名門毓秀儒彥作嬪婉嫕能從恭勤匪懈內脩中饋外贊官常是用加封爾為宜人臻膺冠帔之榮益謹巾輦之誠

萬曆十年十一月初七日

張登雲母并妻 勅命

勅曰孝子之慕慈母蓋終天罔極焉於是有風木之悲枉捲之感不有褒卹曷以示慰爾審氏乃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張登雲之母柔順靜專動循悃則篤生哲嗣光我卽曹慈範云亡休恩宜畀茲特贈爾為安人歆此華綸賁其幽宥

勅曰古稱繼母如母匪直尊與父並而訓育之德亦與生者等也恩命並施豈非稱於爾馬氏乃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張登雲之繼母宜家佐內克媿前芬爰錫綸章以昭淑範茲特封爾為安人益衍遐齡茂膺祿養

勅曰水部典川澤津梁舟楫之政令文昌華署責任惟艱非敏恪之士不輕畀也爾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張登雲蔚以儒彥擢于制科簡及冬曹勞動茂著可謂克舉其官矣茲以踐祚覃恩特授爾階承德卽錫之勅命夫國家財賦取給東南而漕渠所經徐洪為險究心疏濬堤防俾無壅塞之患爾之責也尚懋忠勤先予訓命

勅曰人臣率職奉公休有華問匪直其自樹茂也蓋亦賴之乎內德焉從爵有華朕曷以新爾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張登雲妻胡氏孝故柔嘉動遵圖

史鷄鳴儆戒婦順用章錫慶爾夫爾宜並逮茲特封為安人祇迓鴻庥式光象服

隆慶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張登雲母并妻 誥命

制曰朕讀何恃之詩而知孝子之慕慈母有深恤焉誠可以慰其思國家其有愛也爾贈安人齊氏乃直隸鳳陽府知府張登雲之母宜家勸儉承尊孝敬相夫效職勗子嗣官慈壽弗延欽範如在茲特加贈爾為恭人歆茲再命責爾重石

制曰禮稱繼母如母非徒其分則然而訓育之恩均所謂昊天罔極者也馳榮有典豈曰匪宜爾封安人馬氏乃直隸鳳陽府知府張登雲之繼母夙備淑德善嗣前徽勗比令人為予良牧慈齡耄艾祿養方隆茲特加封爾為恭人用仰自天之佑庶酬愛日之誠

制曰朕嘉百政平訟理之風思與良二千石共臻斯路乃濠梁舊邦尤朕所注念者其有治效豈後褒崇爾直隸鳳陽府知府張登雲蜚聲廷對筮職冬曹久著賢聲遂遷名郡爾操脩惟謹撫字有方政簡刑平民懷吏畏蓋庶幾循良之選焉茲以最績

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漢治綜核名實
故一時號稱得人今天下牧守之名日在朕目政
欲旌拔賢員能以風吏治爾其懋矣副朕至懷

制曰朕嘗觀家道之正利於女貞故矚茲郡國之臣
能奉公守力無有二心者其內助可知也爾直隸
鳳陽府知府張登雲妻封安人胡氏夙秉女貞穆
脩家政爾夫馭歷所至有聲是爾能左右之也茲
特加封爾為恭人尚服恩褒益弘敬助

萬曆九年正月二十一日

吳崇禮父母并妻 勅命

勅曰夫積善餘慶自古記之故士常以其積者流光
於後而以其餘者食報於幽蓋天道也矧其子作
予耳目稱名御史庭訓有自而恩綸可後乎爾壽
官吳鳴時乃湖廣道監察御史崇禮之父丘園逸
士孝友醇儒志在敦倫法薛包之讓產義先潔已
效黃向之還璣至於里閭息爭無煩再語官衙問
政不欲煩刑則誠仁人之用心與長者之範俗而
惜乎其以壽顯未以爵顯也茲以覃恩贈爾為文
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徃爾子以催科政拙有滯
封章實承爾志乃今以御史贈爾視向所得孰多

乎其尚服此恩綸以含光于泉壤

勅曰昔柳仲郢有聲諫職其母實以熊丸成之故國有諍臣由家有慈訓而褒綸未錫閭德弗揚何以教天下孝乎爾王氏乃湖廣道監察御史吳崇禮之母教遵圖史德比珩璜桓布宜家佐逸人之隱德孟機警業襄嚴父之義方乃育嗣賢作予司直瞻忠猷於西署溯慈教於北堂而徽懿猶存音容已邈匪藉明綸之錫曷紆執卷之悲是用覃恩贈爾為孺人欣寵光之誕及庇米裔于永昌

勅曰朕寤寐恭寧思保惠元元以登郅理顧民間疾若患不能上聞而朝廷德意又未必究其可言而行之者惟良御史乎倚藉既隆寵榮應溢爾湖廣道監察御史吳崇禮鴻才料品亮節純衷始拔穎于南宮兩紆符于西晉政成雉邑宜登絕弼之司秩晉爲臺蓋勵澄清之志乘驄都下蒙右寒心攬轡淮西奸雄屏跡吏治凜然霜肅民生盜若春溫西署之賢此其選已惟爾奏最適會覃恩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昔人謂吏良則法平政成故別民奸始于汰貪墨保善類始于表循良今爾方授命按浙其吏治有悃悃無華如漢史所稱居

則民富去則見思者乎其究乃心激揚而風勵之
庶幾不負朕嘉惠元元之意惟朕以憚爾亦有榮
欽哉

勅曰士乘絳駟驅馳馬風稜震乎百邑榮矣豈其昂
貴而忘御窮故國有寵章必追厥配所以敦伉儷
重人倫也爾湖廣道監察御史吳崇禮妻王氏柔
貞秉性淑慎提躬敬事親闈常躬操乎井臼勤襄
學植每手贈以珮環孝行已洽于鄉閭仁愛更周
于妯娌乃爾夫蜚聲花邑前墀聯簪筆之班而爾
須質蘭闈中閨純鳴琴之響良可憫已是用覃恩
贈爾為孺人爰迎恩于柩陞未作賁于玄扃

萬曆三十年正月二十一日

諭祭文二道

成化三年 月 日

皇帝遣山東布政使司左叅議謝騫

諭祭于故順天府尹王賢曰爾發身儒術擢官
近禁繼進京尹積有年勞既而懇退本當優游田
里夫何一疾遽爾云亾追念始終良深嗟悼遣官
諭祭爾其享之

成化四年 月 日

皇帝遣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董昱

諭祭于故禮部左侍郎許彬曰卿以賢科歷官翰

苑陞棘寺而平恕見稱遷奉常而勤勞愈著始入
內閣贊典絲綸復轉南都亞於宗伯辭榮歸老遽
爾云亡追念徃勞特茲遣祭爾靈有知尚其歆服
贊曰丁寧天語曠蕩皇恩自上下下如綉如綸褒
寵厥躬顯揚其親古今通制激勸攸存凡在有位
華袞聿新洵曰美哉未職宜勤

瑛紀

唐龔丘縣令庾公德政碑 李陽水撰

元寧陽縣歷代沿革碑 縣尹韓珪撰

重脩宣聖廟碑 文逸處士李惟明撰

重脩公廨碑 郡人祭酒王思誠撰

縣尉完顏阿合速去思碑

縣尉抹撚公良吏碑

明分撥縣界記碑 金谿李伯貞撰

重脩縣治碑 邑人大學士許彬撰

脩城記碑 主事喬縉撰

重脩儒學記碑 訓導楊俊撰

重建明倫堂記碑 教諭廖驩撰

鄉貢進士題名記碑 邑人大學士許彬撰

登仕碑文 主事王謳撰

堤城石堰碑 大學士商輅撰

南義重建魯義姑姊廟碑 邑人大學士許彬撰

二老歸榮堂碑 按察使王越撰

靈峯寺碑 教諭吳雲臺撰

寧陽縣新建魯義姑姊廟碑 主事張文鳳撰

創脩泮池記碑 邑人副使吳孟祺撰

重脩城隍廟記碑 邑人通判吳仲紀撰

城隍廟鐘鼓樓記碑 邑人僉事汪克章撰

寧陽都水分司記碑 主事徐源撰

都水分司宦蹟碑 主事彭夔撰

觀泉亭記碑 大學士吳寬撰

改浚新柳泉記碑 員外郎王大化撰

新建柳泉石橋記碑 主事龔良傳撰

重脩南石橋記碑 邑人進士王正容撰

重脩關王廟碑 邑人通判吳仲紀撰

嘉靖四十五年重脩儒學記碑 邑人吳孟祺撰

邑侯秦公去思碑

太僕寺少卿王湘撰

儒學署教諭事舉人程公去思碑

汶上尚書郭朝

萬曆十六年新脩磚城碑

邑人叅政張登雲撰

萬曆二十年重脩儒學記碑

邑人叅政張登雲撰

魯義姑廟節婦朱氏配享記碑

主事馮懋撰

滌源堂記碑

主事黃肅撰

東泉亭記碑

吏部主事李承祖撰

邑侯李公去思碑

邑人叅議張彛訓撰

洸河新建石橋碑

主事胡贊撰

西關新浚義井碑

邑人選貢張周曆撰

萬曆三十三年儒學改移櫺星門併建

故聖文昌二祠碑

邑人御史吳崇禮撰

書目

魯義姑妙詩一卷

王府尹刊

許先生文集二十卷

許侍郎家藏

翦亭詩稿一卷

王同知家藏

誠菴三賦一卷

禮經旁註

二卷 在縣庫

里巷通言一卷

官箴集要二卷

序易錄志卷三

義命箴規三卷 俱吳副使刊

魯雅十八卷

芝棲草二十卷

韻經二冊

耕餘雜語六卷 俱張參政刊

藝文志上

志曰結繩邈書契出文字興鬼夜哭六籍炳矣尼
父刪之至今列于黌序山陬海澨莫不稱引則夫
損昂詞壇擗管藪圃其小者也寧邑在魯焉敢近
舍洙泗遠稱班馬如簡編所列劉向劉梁去古未
遠斐尾有文嗣是作者林如率足以備物陳常敷
腴述事于不朽之業良有當矣儻聽其散逸而弗
之採何以宣炳蔚而協文在之符乎

漢

魯義姑姊傳

劉向

漢中壘校尉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你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前抱者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為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徇私愛亡兄子而有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脇宥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于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况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况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後漢

辨和同論

邑人劉梁

漢宗室北新城長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不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

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仕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諾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河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至驕淫暴虐無度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于乾溪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

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痰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減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忠智之謂至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利疚進退周旋唯道事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為成傳瑕以順厲為敗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與曹植書

劉楨

明使君始垂憐哀意卷眷日崇譬之疾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針疾雖未除就歿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管魄自盡也

與常仲將書

夫以原憲懸整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時新舊既
盡穀亦傾置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楊雄晏然
之情是以懷戚之情良不可任

唐

龔丘縣令庾公德政頌 隴西李陽冰當塗令

荀藐古之良宰也榆次碣之庾公今之賢百里也
龔丘頌之姑無其能就繆其紀議者謂庾公之政
大矣公初告群吏曰昔孝宣憂元元以為經國理
政先乎令長乃擇郎官御史出宰縣邑我自任城
尉驟居五百石菲才何以當之誓務整蘇疲人祗
若明命乃崇禮讓省刑罰紓力役闢土田宣慈務
寬訓儉承德潤作時雨和為春風於是齊魯丕變
井間咸復三載考績一方歸最都督兼侍御史清
河張公曰是牧伯之賢也訓俗馭官勸直沮枉述
職之地類能稱之曰方諸爽氣日暮更清比之松
筠歲寒轉茂題以上下之自出乎群英之表百城
千里異聲同歡曰以伯達之良牧賞次孫之茂宰
宜矣公名賁字文明其先潁川人成周之時世為
掌度因以命族公其胄焉公之考曰欽嗣為兗州
別駕王父曰元主為尋陽令魯王父曰師則為蜀

王文學楷模繼代龜麟接武大曆中邑老彭滄寺
三十五人以公政務之大咸願刻石褒美申于元
戎元戎允蒼縣人以陽水與公周旋備詳德行俾
之作頌有愧能文辭曰於穆庾公宰守之良化洽
百里風播一方邑老上請願言頌德元戎嘉之金
石乃刻大曆五年九月三日建

元

寧陽歷代沿革記

汶上韓珪

知縣

按寧陽古少皞之墟禹分疆域克最居下與徐相
時寧陽適其東北徵邑未審始置春秋戰國時並
魯國和國之境西漢高后以兗州為魯郡改置泰
山郡東漢立任城國易為東平國寧陽屬焉
王莽改曰寧順又曰桃鄉光武破龐萌於桃聚是
也歷晉宋後魏北齊隋其名隨時改易紛莫勝紀
唐初尅平徐圓朗之亂復以魯郡為州改寧陽為
龔丘時武德五年也大曆三年頴川庾賁文明來
蒞茲邑惠德敷施暮年政成李陽水為書德政以
告來者至今篆刻時新迄宋為名縣甲山東金正
隆末群盜得歟兵戈搶攘邑為殘毀大定四年朔
郡完顏阿合速為尉介屬敦勤崇脩解宇大定九

年黎陽王玠伯玉作尹貞孝廉能人荷其德公退
政暇治後築亭以奉二親扁曰綵衣遺迹巍然猶
存邑人去思樹豐碑于舊治東泰和初金源氏治
道衰微少主失守井閭靡弊四民逋亡天開我元
邊被南方一安海隅乙未年詔郡邑土斷以定編
民壬子開得戶四百八十四鄉二社八國制戶不
滿千者弗邑焉至元二年並為磁陽鄉至二十三
年立巡檢司以警姦邪逮成宗皇帝繼天立極承
平既久人文溥化物理漸繁父老稱諸上寧陽復
立為邑以隸兗州迺大德之元年也初國家裂天
下郡縣以牧斯民而分王諸侯割兗州屬濟寧路
寧陽隸焉為皇姑大長公主湯沐邑命唐元鉢羅
公來監番德撫字十餘年一新公廨看為善堂若
兩司房若樓門若徽室若庖厨以楹計三十有五
東舊治為文廟故宣聖廟趾為三皇廟禮樂文化
蔚然重新踵其政者易于施教故山東稱仁厚邑
嗚呼事有廢興時有盛衰珪汶上人也疆理相接
嘗聞父老言寧陽古鉅邑八十餘社既兵戈蕩殘
編民孑遺若是唯土壤沃厚多桑麻棗柿栗梨之
宜地曰靈山曰吾曰皮曰陪曰靜曰彩發地峭壁

奇秀相峙飛泉百股不可殫記北枕汝水南控濟
交而四野密如也然界奉符汶上間北去邑七十
里餘故人不知訟訴而淳厚少文泰定甲子歲來
忝尹職下車訪諸遺老知其所以然恐久而無聞
也故碑以告邑人大定二年二月吉日

重脩公廨記

郡人王想誠 祭酒

縣本春秋魯之闡邑漢為寧陽屬泰山郡後漢屬
東平國晉并入剛後魏廢剛平移置平原鄉以名
縣隋開皇十六年以與平原名同改為龔丘屬魯
郡宋大觀四年避 宣聖諱削為龔金原氏復今
名隸兗州國朝至元二年省入嶧陽二十三年置
巡檢司大德元年復為縣徙解州舊治之西以舊
解作縣之儒學至正四年秋騎寇數百掠滕涉兗
而來鳴鉦擊鼓挺兵入城以紅帕裹首衣婦人衣
周走而呼聲震天地火其解舍延燒民廬煙火連
夕弗滅歛退未遑營建僑居僧寺民屋以聽事焉
七年縣尹中山劉允始割俸為之倡而邑人好事
者多出財為之助迺鳩材撤舊址而為前堂若東
西吏舍若庖廚若架閣庫二十又一間董之者提
舉王君居仁等也功未及訖而劉君以代去新尹

單州梁君彥謙臨漳宋君郁繼之十年三月方卒其功彥謙若郁又以上官之至無所於館也度廳背有隙地坎且奧郁以身督工取土于隍填以為基構後堂若東西房若常平倉若儀門十又五間石其中唐峻其周垣溷于良陬作什器若干事明年三月落之於是廨舍煥然加于舊矣八年之間五罹騎寇掠民財燬民居上下不勝其驚擾新廨幸免于火十一年寇又至尹若簿皆為所止已而釋之賊竊縣印尋敗復得其印嗚呼殆哉按縣昔之為龔也民社之登于籍者八十又四國初版圖遂燬恣民所占而籍于他邑者十之九所存者八社而已南郭門外道以西及西北二門循東北一隅皆隸汶上而東門泰安之境也故汶上之社八十又四而泰安之社百又二十負郭而它屬邑小戶寡政煩賦重邑人不堪其命列狀上于朝懇懇以不均為言廷論閔焉移文臬司審覆之蓋將從所請也曩余以夏官侍郎丁內艱劉尹嘗來叩謀于我將經始茲廨也且曰俟功畢願文紀歲月余諾之未幾余起守河間入為禮部尚書勸農山東自泰安過寧陽邑僚佐郊迓宿于新廨之後堂時

西原文逸處士致遠亦來會梁尹持處士之子嘉
所撰新廨事狀請余為之記余未遑也今年春余
改長成均梁尹又偁居仁之子游來徵余文遂先
述其邑之因單次紀廨之廢興終列社之多寡而
詳書以為記庶來者有所稽云至正十三年仲秋
上旬日

重修宣聖廟記

李惟明 文逸處士

寧陽縣教諭王致遠告予曰山東邑僻而隘者惟
寧陽所部氓社八戶于學者二十公需仰給為甚
艱故夫子廟殿載殿築惟殿已歲末灰裂多紛山落
摧落聖哲黯慘春秋有事席草萊以陳祀至元色
卯秋簿君陳臺斬將仕夢臣到任首先廟謁乃慨
然曰天下之治出自夫子本弗敦枝其茂乎遂以
重脩為己任而同官協力人割祿緡為公需君親
董役公徒民無擾耗甫閱月而紛裂摧落者一新
泐兩廡各四楹召畫工繪賢徒各在列者于廡神
門改正櫺星又立我元加封夫子號碑落成之日
儼然為寧陽壯觀於是尹喬徵事公敏達魯花亦
元難歹中書掾劉敬源典史郭受益合議欲為記
之君曰是役也實長官志諸公贊翼吾特督工職

當爾矣奚記為僉曰記者誌其年月以示將來非
矜德也蓋聖人無古今廟貌有興廢若一旦異於
今俾後人脩葺之仍公初不其嘉止記之何敢請
先生為之文予既述致遠言竊謂堯舜聖之至者
也居天位以亂民家沐其膏人霑其休其德澤淪
浹於天下深且溥矣孔子聖而無位以行其道是
弗克舜若也奚堯舜之祠蕭然于今而孔子之廟
巍乎徧天下世愈遠而祠愈嚴者豈堯舜我所謂賢
子克舜也歟今簿君不曰是役在令而迺以任已
既成不自以為功曰長官欲然長官不曰然而曰
當堯舜以誌年月嗚呼其勞謙不伐去彼為所不
當為而僚朋相猜者遠矣君諱良弼幼習國語六
司倉稅再尉名縣至斯而能稱益遠致遠沈人諱
思寧至正二年四月日

重脩洸河記

元人劉承

洸河乃今汶水支流也名不載於傳記或因借而
加以新名尤不可知其源則出於泰山郡萊蕪縣
原山之陽折而之南達於會通漕運南北其利無
窮會通之源洸也洸之源汶也時霖雨作泰岱萬
壑溝瀆之間合注而之汶洪濤洶湧泥沙溷奔徑

入于洸此洸所以淤填也至元六年監丞宋公濬
自隄口至石刺事鑄于珉然洸之源雖通而其流
猶梗公謂不疏其流源將安之又恐前功徒費後
患復萌會通之津從而潤也詢及其佐得壕寨嶽
聚所度自石刺至高吳橋南王家道口淺澁者延
袤五十六里百八十步呈準中書符下東平濟寧
蕙贊厥役公以令史王允壕寨朱良義奏差寨因
普化馳驛米督帥本監及二路夫以口計者萬有
二十濬自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落成于三月十
四日按良義以舉武計者二萬三百四十有竒以
尺為工計者四十萬七百數良義字仁可燕山人
蕙明儒吏數且優閑監丞開其源于濬少監淪其
流於後逝波滔滔永濟會通之流使漕事無虞非
公之忠誠為國遠慮與屬吏有司之竭心又孰能
興此事立此功耶今以為國勞民實生道存焉吾
知公之慮將必建千百載遠大之勳行且發軔于
此矣同知東平路事伯顏察兒奉議濟寧路判官
商承德兗州判官王承事寧陽縣達魯花赤兀難
歹汶上縣簿登仕佐郎饒裕咸董厥役已乃僉議
曰少監公之功宜勒石以昭悠久迺請文於子義

弗獲辭遂援筆而紀其歲月公西京人畏吾民名曰只兒字彥文始由提點壽武叅書奎章叅贊經筵檢校藝文靡非遴選至正辛巳陞都水少監是年秋仍分監東平至則廣積儲蓄脩公廨濬泲塞水之利病靡不畢舉其才畧過人遠矣是為記

國朝

分撥縣界記

金谿李伯貞

寧陽充之屬邑也自西漢歷晉魏皆仍舊制逮隋更曰龔丘宋曰龔縣至今復舊名所轄民社凡八十有四自金洎元屢罹兵革版籍殘毀其故城西

黃等悉入于泰安汶上而本縣止存者八社及

聖朝剋復之始首命浙東王文珪篋領是邑視事之

初按諸版籍而所筦止八社民不過三百戶且是

邑寔東省之要衝往來絡繹地狹民稀事又劇於

他邑若此民將何堪一日乃禮諸老而問之曰郭

門之外皆隸別邑何耶諸老歷以上事對於是訪

諸碑誌而考實其故乃申聞所司達諸省憲未幾

檄下俾州縣原據之土地悉令復舊而泰安汶上

以沿革日久忍弗能與又三載洪武五年春正月

僉山東憲事李公漢書吏羅昕奏差沈祐按治茲

邑下車之初首閱故事乃慨然嘆曰事之遲者舉而行之錯者改而正之我之任也遂舉正其事帖下州縣來者喻之以禮不受命者威以刑俾泰安汶上保社不日而悉復其舊自故城等四社軍民一千二百四十四戶乃泰安復歸之地西黃等五村軍民五百七十九戶乃汶上復歸之地於是垂髫戴白欣然而相謂曰而今而後復得歸祖父之邦矣而縣有繁劇之務吾儕小人唯力見事嗚呼土地人民入于隣邑之版籍不克正者百有餘年一旦明白非為邑者之幸實一邑斯民之幸也雖然王公肇其謀匪僉憲李公莫能終其事若不紀諸石無以示遠而垂後世也金谿李伯貞於是乎書

重脩縣治記

邑人許彬

治有常處斯視瞻尊而政刑肅理之必然也夫環千里而為郡郡有治則州縣仰焉環百里而為邑邑有治則鄉社仰焉其廢興補敝則又係乎居職者之賢否何如耳寧陽究之屬邑其歷代隸置改革載在祭酒王思誠教授韓珪之記茲不復贅按縣治舊在城東北隅元大德元年徙于今所而以

舊廨為學宮至正四年燬于兵官僚聽訟僧寺民
屋者三年明年七月縣尹劉允始仍舊址營建未
幾代去尹梁彥謙繼之十年三月始得落成洪武
中主簿王文珪修之宣德中知縣孔公朝典史邢
敏創建麗譙之樓而廳廊之傾圮者重加脩葺惜
其規制狹隘弗稱瞻仰歷歲滋久寢入敝壞一日
知縣王傑縣丞齊郁劉覺主簿張贊典史李順謀
出俸金脩復於是役民丁之在官者百餘人積材
庀事輦石陶甃工獻其能民効其力經營締構易
故就新光華增於昔而人不知其勞正堂五間高
二丈廣兩倍之深殺於廣者三之一後堂三間高
一丈八尺廣視正堂不及者相半深殺於正堂者
五之一作厦於正堂之前為廊於正堂之後立兩
廂以翼其左右構儀門以肅其出入建幕廳於庚
方起燕寢於坎位其低昂廣狹亦皆稱是他若戒
石有亭架閣有庫庖湍廩庾靡不具焉觀其棟宇
輦飛規模宏闊巍然煥然傑立乎洸水之濱壯觀
乎鉅邑之表不待威驅勢迫而邑人之得於瞻仰
者莫不於此乎起敬焉是役也經始於正統壬戌
十月之望落成於明年四月之朔專其事而司會

計者震也工既告成光祿寺少卿王賢惟善暨余皆以內艱居家惟善謂予宜有言紀其事以彰諸公同心協力知所當務且俾後之來者知敬承而勿墜也况寧陽密邇鄒魯自昔文物之盛彬彬馬稽之前代文章鳴世則有劉梁劉楨祖孫之相承位望通顯則有韓鐸韓純父子之相繼科甲聯登則有王暉王褒兄弟之同榮論節義之高則魯義姑之賢足以止齊師論孝誠之篤則王治王筠之行足以敦薄俗如余輩之菲薄亦皆由科第致位朝行較之他邑鮮能過之為政者於斯誠能宣其教化明其政刑則禮義薰恥之風興而仰事俯育之情遂矣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豈獨縣治之新為邑人之瞻也哉有若庾文明之德政李陽水記之王伯玉之事業劉汝弼書之去思之有碑遺愛之有碣之數子者率嘗臨治茲邑澤被于民民到于今稱之諸君子追惟前哲論世尚友其人雖遠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苟求其故必有合焉將見其得於觀感形諸歌頌流聞後世而不泯滅予雖菲陋亦竊備員史官將大書特書而不一書也縣治之新云乎哉縣治之新云乎哉

重建南義魯義姑廟記

許彬

魯義姑姊廟在寧陽東七十里南義社對山之麓歷歲滋久而興廢補敝者不知其幾也正統中縣丞齊郁又撤而新之及茲復壞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秦和康公盧龍李公適過祠下顧瞻廟貌不稱神棲乃命縣之主簿吳忠里人奎文閣典籍許越募緣重建一時官僚富室輕財重義之士各以其貲來助者不下數千百計乃相度高亢之所移於舊址北三十步許勅建正廟三間為楹者五深一丈七尺闊四丈有奇高視深殺二尺左右前各三間外為大門一間其高深袤亦皆稱是繚以周垣植以松栢經始于天順辛巳正月之望落成于是年五月之朔先是里人順天府尹王賢惟善風重義姑既徵中外諸才士大夫詩歌鏤板以行顏子亦里人也舊居館閣素欽義姑之名且重繡衣之尚義簿與典籍之區畫措置而典籍予之嗣子也竊嘗論之莫柔於人心不可以威劫不可以法持不可以力奪也莫強於人心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動也蓋義者制事之本感化之機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可以格鳥獸化強暴觀於強齊伐魯虜

虎之勢方張長蛇之毒已熾孰不以為萬鈞歷卵
魯必為之齧粉矣顧義姑一孱弱之婦倉卒遇之
于郊詢及抱侄携男之事不肯公而向私寧割恩
而全義詞語從容一出肺腑齊將義之曰魯未可
伐也婦人猶知秉公義况朝臣士大夫乎乃聞於
齊君按兵而還魯得免禍因訪得婦人賜帛百端
號曰義姑姊孔子聞之曰義姑姊公正信誠果於
行義惜其姓名不傳不能無遺憾于後也然義姑
之秉公行善固出于天性亦豈非本於周公風化
之所漸濡乎故先儒嘗曰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
有先王之遺風焉觀此則義姑之所為豈遠意

齊將之問魯君之賜哉其心亦出于至誠而非尋
常矯揉有所為而為焉者比之晉僕射之事蓋有
間矣兗州太守郭鑑通判田懋推官范要各以其
賞來助且屬余記之故為記之如右他如錢穀之
出入則着老宋祥畢王張賢掌之工作之都料則
有梓人王全鉄作張樞而晨昏啟閉司香火者則
廟祝孔連也其他以賞來助者庸書早碑陰云

重脩子思書院記

許彬

魯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即當時

傳道之所豈子思子之鄒時所建耶歷歲滋久遺址僅存元元貞初邑大夫司居敬饒置于曝書臺畔至正中邑尹鄧彥禮孔之威復相繼脩之永樂中邑令朱瑤又徙置曝書臺東與斷機堂相直距今三十餘年寔用圯壞今為邑者泯銅臺房侯出慨然有志乎聖賢之事而以興舉廢墜為心乃率僚屬出俸金構材僦工經營弗懈木斷而已不加雕墻朽而已不加飾衣冠像設儼然授受之容其所以啟發乎後學者多矣是工也蓋經始乎正統己未之春而落成乎明年之夏噫若侯者其用心亦勤矣工就成會予以省覲還寧陽拜謁闕里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曲阜知縣公鏗三氏學錄克晏謂予官翰林文字為職命記其事刻石以彰侯功予惟崇儒重道興廢補敝乃長民者之首務近時有司迫于簿書期會奔走奉承且不服又孰能晉意於此哉此侯之所以崇尚前賢嘉惠後學異乎他為邑者遠矣雖然思孟道統之傳功德在天下燦然如日星與天地相為悠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固不係乎茲堂之成否而君子之為政輕重緩急不忘所自者于此乎見矣予

故特書之將以愧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者也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

魯義姑姊詩序

河東薛瑄 侍郎

魯義姑者今魯之寧陽人也春秋時齊兵入境見一婦人抱一兒携一兒以行兵且及之婦人乃棄其所抱抱其所携急趨山谷齊將異焉追及而問其故婦人對曰棄所抱者子也抱所携者侄也妾迫于兵懼于侄不能兩全故寧抱侄棄子將割私愛而全公義也齊將義其言遂釋之且使言其事于齊君遂還師魯得免于兵因訪求婦人賜之帛號曰義姑姊其姓名則史失其傳矣於乎義者天理民彝之大端也義姑一婦人耳乃於兵戈危迫之際能權天理之宜寧割愛子之恩以全存侄之義遂致義感故人卒安宗國視世之人背公義而溺私恩者平時尚然况顛沛流離之際乎然則義姑賢遠于人矣順天府尹王公惟善實為邑人讀書而好義于義姑之事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欲表白之以勵俗乃求士大夫之詩章以發揮其潛德詩九若干首皆得比興之體諷詠之間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其于世教不為無補因屬余序遂書其

萬於卷端云

東魯許先生詩集序

薛瑄

詩三百十一篇變而為騷世選體古風律詩其體之變極矣世之作者雖代不乏人要皆有其實則形諸言者雖體之變不一而幾乎性情止乎禮義而變之中有不可變者存焉此所謂言之精者為詩而心之實有邪正則言之美惡不可揜也東魯許先生道中處心坦易好義樂善既有其實矣故其幾而為詩也雖多近體而和粹春容冲澹高古無峭刻駁雜穠麗淺俗之失所謂幾乎情性止乎

禮義而變之中有不可變者先生之詩有焉先生自登科第入翰林前後陞秩不離館閣者三十餘年負詩之重名於當時縉紳士大夫求之者日衆雖武臣貴家亦皆慕先生之名求其篇什而諷詠之先生之詩傳播遠邇一時名能詩者罕與儔焉去年冬余承乏大理先生自翰林陞大理少卿又專太常今陞太常卿余得與之同朝先生出示所集俾題其端余因論詩之變不一而有不可變者禮義是已詩非發乎性情止乎禮義又烏足以言詩哉先生之詩有得於是則不惟盛行於當時而

傳諸後世也灼灼可信矣

二老歸榮堂記

黎陽王越 按察使

歸榮堂者知寧陽縣事閑西翟弁為其邑之二老
作也二老學同塾進同籍仕同 朝官同品退同
歸緋袍金帶蒼顏華髮並輿聯席望之若神僊鄉
人榮之為父者起教子之心為子者興忠君之念
是乃邦家之光非特閭里之榮而已也弁知其然
構堂以歸榮名者有由然矣堂直縣治之南稍西
朝元觀故址厥位面陽效歐陽子蓋舫齋之制木
不加雕斲之而已墻不加飾朽之而已高明允爽
足快心目中前為二門西崇墉背麗護灌木陰翳
禽鳥和鳴暇日燕遊其間疑眸遠睇萬慮俱忘意
豁如也工部主事嘉禾倪廷瞻適以水利駐節寧
陽謂盛事不可無傳乃走書索予文記之嗚呼仕
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二老有焉二老者順
天府尹王公惟善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許先
生道中也公起家鄉舉登乙榜授校官陞戶科給
事中進光祿少卿以至今官守法奉公京民仰戴
忠勞著於輦轂清聲聞于朝野今年七十有八先
生由進士歷翰林檢討編脩脩撰陞太常寺卿今

皇上新復大寶首進今官

詔入館閣當代言之任九鋪張神藻黼黻鴻猷供奉
左右者多先生筆已而為奸回所譖出叅陝藩尋
有賜還之命今年七十有一夫士之遭遇盛時而
得進退始終俯仰無愧若二老者幾何人哉計其
所生之年當國朝統御之初太平全盛之日天
地渾厚靈長之氣得之最先故能全所賦予究所
施設其進也豐功備烈足以羽儀乎朝廷其退也
盛德雅望足以敦厚乎風俗此堂之所以作而予
之所以記歟若裴晉公之綠野韓魏公之畫錦
齊賢之午橋莊名雖不同而所以為歸老計則一
也或曰功成名遂身退者天之道也何益於世而
使人歆豔之若是哉不知鳳凰麒麟非可以資服
乘也醴泉芝草非可以資食飲也然一日至馬山
川為之光輝草木為之王潤奚必有利於國者而
後為世之盛哉故今二老年將八袞氣宇清明精
神奕闔宜其有以召和氣啟壽域古人謂之人瑞
而福及吾民也抑何幸矣作二老歸榮堂記成
而復繫之詩曰白髮蕭蕭雪滿簪歸來都荷

聖恩深邦畿執法王京北海宇馳名許翰林酒熟每

邀同席飲詩成還許對床吟著英會裏私相賀一

日安閑抵萬金

東魯許先生文集序

予少家食時聞東魯許先生善古文屢欲裹糧相
從弗果長而遊宦京師始獲趨問先生不鄙賤予
出示古文二十七卷予讀之竟乃知先生之文本
乎浩然之氣也夫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
之間人得之斯有形形斯有聲聲斯有言言極其
精而文極其精而古氣充之也苟自餒焉形聲
雖具有言不文奚以古為且文所古者非取其體

不同于今意不同于人特以其道有合于古人爾
古入之道順理而已氣充則辭達辭達則理順理
順則道與古人不相背是以三代而下司馬遷充
是氣而文古于漢韓退之柳宗元充是氣而文古
于唐歐陽永叔蘇子瞻充是氣而文古于宋先生
充是氣而文古于今文不同而同歸于古是皆天
地浩然之氣貫古今而流通故先生之古或有若
重林邃谷者氣之深遠也若羊腸鳥道者氣之曲
折也若冰壺秋月者氣之清明也若太羹玄酒者
氣之冲淡也若波旋馬逸者氣之馳騁也若天地

包涵六合不見端倪者氣之沉冥渾厚也若烟雲
出沒萬狀莫測機緘者氣之摩蕩變化也若鵬搏
霄漢厲揚原野龍盤而虎踞者氣之高邁遒勁雄
壯也文隨氣指氣隨文肆義無盡句勢無盡體彼
文學馬遷者見之以為似漢學韓柳者見之以為
似唐學歐蘇者見之以為似宋不知果漢乎唐乎
抑宋乎質之先生先生亦不知其為漢為唐為宋
然則余知之矣先生其不漢而漢不唐而唐不宋
而宋歟何也氣相似也氣雖相似而非氣者其能
盡相似乎馬遷韓柳歐蘇在當時皆不得大行其
道身困志窮發為文辭傳諸後世先生十八舉進
士第尋入翰林為庶吉士歷官檢討編脩脩撰老
職館閣身在 朝廷始五十餘年望重位隆亟養
有素文章見于功業載在簡冊足以傳于永久又
何其不相似耶此非氣不相似也命不相似也命不
似夫何損於文先生聞其言顧謂予女論文乃言
氣言命理惡在予曰氣之浩然命之窮通悉有理
以為之主先生曰女言不泥可書以序吾文遂書
其言先生名彬字道中號養浩世家魯之寧陽者
稱為東魯先生故文集因其稱而名之

堽城堰記

淳安商輅大學士

汶泗二水齊魯名川汶出濟南萊蕪縣泗出兗州泗水縣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舟楫浮于汶者自兗北而止浮于泗者自兗南而止元特南方貢賦之來至濟寧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二十年始自濟寧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濟寧陸行二百里抵臨清入衛二十六年復有安民山開渠至臨清乃於兗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流由濟河注濟寧南北築堽城堰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濟寧汶之下流又築戴村堰障之西南流

舟楫往來無阻因名之曰會通河我

太祖高皇帝定禹金陵無事漕運向之河堰屢損殆盡

太宗文皇帝遷都于北爰命大臣相視舊規築堰疏渠漕運以通第堰皆土築每遇淋漓衝決水盡泄漕渠盡涸隨築隨決歲以為常民甚苦之成化庚寅工部員外郎張君克謙奉

命治河歷觀舊跡嘆曰濟泉源疏漕渠此歲不可至若堰壩以石易土可一勞永逸何乃因循弗為

經又計乎于是督夫採石首脩金口堰不數月告成允應用之需以一歲椿木等費折納沛然有餘曰斯堰既脩城堰亦不可已方度材舉事適以言者召還已而巡撫都御史牟公觀其成績極加褒賞騰章奏保用畢前功至則以堰城舊址河潤沙深艱於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縈絡比舊址隘三之一乃謂于此置堰事半于右功必倍之遂擇癸巳九月望日興事委兗州府同知徐福陰陽正術楊達者民許鑑分領其役儲材聚料百需咸備明年三月命工淘沙鑿底石如掌平底之上甃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荻秫米為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面用石板甃二層廣一十七尺開甃口七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木板啟閉遇山水泛漲啟板聽從故道西流水退閉板障水南流以灌運河兩端為逆水馬翅二各長四十二尺順水馬翅二各長三十五尺中為分水五各廣二十三尺袤一百三十尺兩石際連以鐵錠石上下護以鉄拴甃口上橫以巨石或三或四各長十餘尺河舊無梁民頗病涉堰成遂通車輿有

元舊開引沙入洗洗淤汶水不能入茲堰東置閘
為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為分水一旁為鴈
翅二亦用板啟閉以候水之消漲漲則閉板以障
黃漆消則啟板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西旁
仍甃石高一十有八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患
不致南浸洗河免於沙淤閘之南新開河九里引
汶水通洗河口逼崖自顛至麓皆堅鑿石兩閱月
始通肇工於九年九月訖工於十年十月是役所
費較之金口不啻數倍而民不知勞擾者似前折
納外所增無幾蓋處置得宜區畫有方所以開漕

運無窮之利者實在於此都憲喜其功之成命交
郡守錢源徵予以記往歲克謙還自東魯語及脩
堰之役予心善之及克謙再行予實從吏乃今續
用有成可靳於言耶昔白公穿渠民得其利歌曰
衣食京師億萬口若克謙斯堰之築漕河允賴公
私兼濟視白渠之利不亦尤大矣乎予故備書其
事為記克謙名盛常之宜興人也天順庚辰進士
郁水員外郎功名事業此其發軔云成化十一年

記

觀泉亭記

長洲吳寬

大學士

自

國家遷都于燕大倉益實長府益充皆以漕運而致其食貨之入孰非舟楫之所載乎由京師而南舳艦相銜維纜相結凡數千里不絕其舟楫之來孰非河渠之所浮乎地勢隆汙望若階級置牐蓄水洩復盈焉其河渠之通孰非源泉之所濟乎泉多見于齊魯之地其發甚微其流甚迂微則易湮迂則易竭迺涸涸涸汨汨出一而無窮者又孰非人力所濟而道乎工部所掌水利其一

朝廷特設主事分治之三厥始代去成化十六年予

二十餘而無闕于漕渠者不預其用心可謂密矣今廷儀且滿任而閔黃君世用將徃代之世用久任于外練達詳甚天官卿特推擇為此舉其職殆無難者書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畢公克成厥終夫亭不足書而泉則重事也以三君之相繼敢叙其功而望其成焉

寧陽都水分司記

長洲徐源主事

都水掌凡天下河渠壩堰之政寧陽之有分司始自永樂中既浚會通河引東郡諸泉作金口堰城牐堰以竭汶泗洗沂灌通運渠便諸貢之船也

朝廷以為上源之地工役材料浚鑿之事維是國計
所倚不可無官以董之爰命工部官一人專總焉
官率三歲一易然以寧陽四野泉堰適均也故前
後臨政者悉駐節于此厥初解宇禾備乃或巷處
民間其後旦則寓政藩司退則復入私第至天順
間始有構為公廨以自別者惜乎既去而敘之成
化八年宜興張君克謙來蒞茲政乃訪而葺之加
闢廣焉于是規摹畧備然猶座無幾閣地無砌甃
塵逐步履案席硯筆風沙膠滿焉聽之南障以厚
墻中錮以四板門其二不設樞軸莫可啟無以異

于庫藏之室月朔群吏聽政與夫諸州縣會文白
事者悉蔽廳壁之外或見或隱召有所對僅可中
門覲其面是豈向明為治之意乎越明年己亥杲
昧既浚堰役且休乃乘農事之隙議改新之且易
其梁木之甚腐者縣舉耆老張英督工因得隙地
乃徙後堂于址者三丈六尺兩廂房悉退一屋之
地徙前廳于後堂之基前廳為露臺退儀門于北
縮正門于儀門廳事之前遂以二軒門壁之害明
者咸撤去之地甃以甃瓦承川閣梁柱椽桷庀斲
屋壁不尚采飭加堅固已耳創始于是歲九月乙

五落成于十月庚子由是四顧豁然凡泉脉之浚
治堰牖之節宣材石之豐歲官屬之勤惰出則庶
其弊入則稽其成上有所覩示下有所瞻聽爽然
若倍精神矣既而學諭莆田宋君叔昭等來言曰
維是郵政之廳閱月之役耳材不加費工不告勞
能使向之塵暗隘陋之室一旦換為清明淨虛之
府是不可以無記予旦暮居斯廳者也竊亦感于
世之庸惰陋劣以自蔽其明者豈特斯堂已乎法
令政教本明也而柔懦以蔽焉者多使皆奮而更
焉則猶斯堂革污以就潔清明之可仰也必矣天
理德性本明也而物欲以蔽焉者多使皆克而復
焉則猶斯堂去暗以向明高明之可望也必矣然
則斯堂也固可為吾脩政復性之助也奚但解宇
廳屋之間而已耶因記而刻之石成化庚子秋九
月吉

登仕碑文

關中王誼主事

昔者先王之興賢也降其名位優其廩祿彰其物
彩寵其衣冠而又重之以禮貌申之以錫予因之
以黜陟行之以賞罰是以賢者勸焉不肖者懲焉
怠惰勉焉浮誇抑焉企聳而觀從歆感而疾動家

有成學國有善士下庇其身而上獲其用無弗成也至於後世以迄今日胥皆仍學設科以興賢能故以進士為首選以舉人次之例貢又次之途寢日廣用寢日繁待之有定則超之有定限苟才也乃覈其勞績而晉之苟非才也廼論其年積而處之朝有議士有論鄉有評德稱則爵才稱則功才德稱則名享功爵稱則身榮僻而遇則盜位無而得則戕生非唯人焉廼天道也寧之已仕厥惟後日長短以度輕重以權繼賢而起光昭徃烈惟不前鑒乃墜厥身庸愚而輩豈有令聞考哉考哉惟碑斯在